

#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

## 第六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0 年 07 月 02 日（星期六）10:00~12: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九樓綜合教室

主席：陳麗華（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院長）

導讀人：董秀蘭（台師大公領系副教授）

陳麗華（市北教大教育學院院長）

出席人員：田耐青、詹美華、桑慧芬、王立心、林郡雯、李涵鈺、陳珮璇

記錄：孫以柔

一、主題：課程革新與和平教育

二、研讀篇章：

UNESCO (2003). *Curriculum change and social cohesion in conflict-affected societies*.

Danesh, H. B. (2008). The education for peace integrated curriculum: Concepts, contents and efficacy. *Journal of Peace Education*, 5(2), 157-173.

三、導讀內容：詳見導讀稿

四、回應與討論

（一）董秀蘭老師：

今天由我來導讀的是「衝突社會的課程變遷與社會凝聚」，我當初選這一篇是因為喜歡它的主題，尤其是衝突社會裡面的課程變遷，到底與整個社會的凝聚與團結有什麼關係。因為當初選主題的時候我尚未看到整篇文章，後來閱讀後才發現其實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個研討會的報告，所以較不具組織性，體系上也沒有那麼完整，但仍提供一些滿好的參考。

（二）陳麗華老師：

1. 今天剛好兩篇都是有關課程的文章，秀蘭老師那篇比較是研討會的紀錄，屬於通則型的，我的這篇是落入實踐的層面，正巧相互呼應。我報告的這篇是在 *Journal of Peace Education* 裡面的一個課程，作者是加拿大人，課程於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一個國家中實施，我看了字典後簡稱為波黑共和國，我好奇的是何以加拿大人會到那裏實施這樣的一套課程，且運用很廣，這部分我尚未釐清，但這讓我有一個反省，體會到和平教育有一個第三者來實施是有其優點的。

→陳珮璇回應：波黑共和國是前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小共和國，全名是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是地理面積比台灣大的一個國家。

→董秀蘭老師回應：但不是南斯拉夫聯邦比較大的那些共和國，比較大的是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不是分裂，而是本來就不應該組在一起，當初是共產的專制獨裁讓一些族群、宗教、文化很大不一樣的聚在一起，後來在南斯拉夫共黨頭目布托政權時，花了很大力氣欲將南斯拉夫整合，但布托走掉後，加上整個世界共產主義瓦解的趨勢，到後來仍有許多種族的屠殺，且這些屠殺本來在布托政權其中，他們種族有一些通婚者，在屠殺過程中也造成夫妻之間的殺戮，簡直是人間煉獄，十分悲痛的一段歷史。

2. 上次北京奧運的標語就是要人家「同一」，這對我有很大的壓迫感，我很怕大家都一樣，但是這個「合一」(unity)聽完大家的討論後，我覺得合一應該是一跟異的共存，unity是oneness跟diversity共存，就是「同」與「異」共存。

→王立心主任回應：類似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陳麗華老師回應：對，one world, one dream 有一段時間我看到那個字就感到很大的壓迫感，何以我必須跟你相同的世界與夢想，不能不一樣？尤其像我們這種叛逆性的人，往往會覺得怎麼能跟你一樣呢？當然要不一樣啊！跟人家不一樣就是我存在的價值阿！

→董秀蘭老師回應：我的philosophy與麗華老師導讀的文章中的觀點不同。這也是我看到麗華老師導讀的文章時，會質疑作者的論點是否為報喜不報憂。所謂的「一」究竟是誰的一？「異」又是否真的存在？尤其我們追求所謂「和諧」，又是誰界定和諧？時常到後來，和諧是由受壓迫者被迫作出放棄所達成，所以我剛一直強調強者有最大的責任去進行妥協與讓步。就好比我們檢討國內性別平等教育，我之前去審比賽時，竟然有一個得獎作品是一男一女在一個鞋子中，旁邊有一句話是：「兩性和諧共走人生路」，我就在想說當性別窄化成兩性教育，而兩性教育又窄化成兩性人際關係的教育，這樣的性別平等教育有所謂的成果可言嗎？這當中有許多異性戀的思維，我們先不談，我所思考的是，當兩性和諧，必定要有人忍讓，最後忍讓的往往就是被壓迫者，他們被迫要做出讓步。所以和諧的講求事實上是cover up許多真正的衝突的本質。我一直認為性別平等教育並非人際關係和諧的教育，甚至是在追求性別平等過程中，會有一些創造性的緊張與衝突，而這些緊張與衝突是為了要改變霸權宰制所必需的，是朝向一個良善目標發展所必須的衝突的歷程。因此，我們可以思考的是，要建構一個unity-based的概念時，可能潛在的壓迫是什麼？當我們說we are family時，whose family？family是以誰來定的？

→陳麗華老師回應：可是如果是站在別人的鞋子 (If I were on your shoes) 去同理，就還不錯。

→董秀蘭老師回應：不是，是畫一男一女，且是新郎與新娘結婚，兩人站在一隻鞋子，兩人心心相印，他們認為這可以看出性別教育的成效，我看了覺得很悲哀。

→**陳麗華老師回應**：那應該是兩個人各穿對方的鞋，以及穿自己的鞋才對。說不定鞋子還像一隻船，夫妻修得同船渡，這滿有意思的，有許多文化的意涵蘊含其中。

### (三) 林郡雯老師：

1. 我剛聽董老師報告時，覺得是在談「共同的想像」、「命運共同體」，表達的是類似主流教育做的事情，陳老師這邊很像異中求同、同中求異，忽略了 we are one 其實是某一種暴力加諸於少數身上，所以這兩篇其實是不一樣的角度。我覺得和平教育應該要做到一種平衡，例如媒體要平衡報導、教育的文本與活動本身要達到平衡等，而非假裝大家都一樣。但我想陳老師剛才報告的「合一」應該是層次更高者，很像宗教家在談的內容，所有的衝突都不見了，好像一加一就等於二，可是這個一不等於這個一，兩者並不一樣大，加起來卻一樣大，變成合了。

→**董秀蘭老師回應**：我不是很理解所謂的波黑共和國的族群歷史，它只有簡單的講有三個族群，我們看待課程與和平教育應該如何，要涉及的思想是：到底這三個族群是一個勢均力敵、共同存在、互相對抗的族群，還是存在一個優勢支配的族群？如果是三個勢均力敵且相互對抗的族群，就沒有人能凌駕在誰的利益之上，所謂的 unity 的觀念或許是一個解決的方式，從過去彼此的衝突、殺戮的歷史的回顧，達到一種所謂的療癒。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社會存在的是優勢支配的族群對其他少數族群的高壓宰制，甚至於是一種無情的種族的屠殺等，我們應該怎麼去看待這些事情？我導讀的文章中有強調：你目前處於一種「危急衝突的社會」所需要的教育的本質，以及已經是「後衝突的社會」所追求的社會、公民的重建，兩者所需的和平教育本質不同。所以我們在看待這個問題時，不能只看待單一面向的因素，必須採用一種宏觀的、whole society approach，把各個社會的不同面向都納入考慮，而非只有從學校的課程中思考。

2. 之前我跟甄老師去新加坡研討會時，忽然聽到司儀說大家起立，後來才發現原來是教育部官員來致詞，致完詞後學生上去表演，曲目叫 together we celebrate，裡面有一句台詞就是：one nation，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就是比較威權的國家，但事實上種族的問題很嚴重，卻不可說，定義成 one nation，就是只有華人。

### (四) 田耐青老師：

提到和平教育會想到去哪些國家考察？例如生態保育就會去澳洲，和平教育呢？

→**陳麗華老師回應**：Journal of Peace Education 是哪裡的期刊啊？

→**陳珮琰、王立心回應**：是澳洲昆士蘭 Griffith University 的期刊，創始於 2004 年，大概七年。

散會：12:00